

军事战略思维

(增订版)

李际均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事战略思维 / 李际均著. —2 版(增订版).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2

ISBN 7-80021-893-7

I. 军… II. 李 III. 军事战略-思维学 IV. E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3981 号

责任编辑：刘义昌 封面设计：姜沛

出版者：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印刷者：1201 印刷

发行者：军事科学出版社发行处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5

字 数：246 千字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1—6000

书 号：ISBN7-80021-893-7/E·724

定 价：20.00 元

(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处调换)

再版前言

本书出版后，收到许多热心读者的来信，给我以很大鼓励，在此深表谢意。现应出版社的要求再版发行。

在第二版中增写了第十二章《历史文化传统与战略思维》和结束语《祖国统一高于一切》。另外，还增加了一个附录《中国历代军事史概论》；在原附录《近代以来外国主要战略计划简表》中增补了两个附表，一个是《美国的核战争计划——SIOP（1960—1989）》；另一个是《美国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垮台的秘密战略计划（1981—1987）》。

军事战略思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研究课题，我仍在努力探索这个领域，冀求有新的收获。

李际均

1997年11月

目 录

代 序	世纪的潮流与中国的崛起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军事哲学思维的本质		(21)
一、军事哲学是对军事问题认识的认识、方法 的方法		(23)
二、军事哲学的本质是军事实践经验上升的 思维观念		(30)
三、对战争本质和根本动因的认识，是军事 哲学研究的起点		(33)
四、军事辩证思维是军事哲学的核心		(38)
第三章 哲学方法与战略思维		(50)
一、关于战略研究的理论指导		(50)
二、关于中国传统战略思维		(60)
三、关于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史学观点与 史学方法		(66)
四、关于西方军事理论与现代高技术战争		(70)
第四章 战略指导中的不确定因素		(82)
一、不确定性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		(82)
二、在战略战役抉择中对不确定性的克服 与利用		(85)

三、高技术战争增大了不确定性和利用 不确定性的手段	(88)
第五章 战略思维与战争计划	(90)
一、战略计划的传统思维与创造思维	(90)
二、战争的盖然性与战略计划	(92)
三、战争计划的整体思维与系统思维	(99)
第六章 战争指导与战略战役主动权	(107)
一、战略指导的关键是在敌我互动中夺取 主动和优势	(107)
二、战略指导上争取主动的最高境界就是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111)
三、战略主动权与战役主动权的辩证关系	(113)
四、战略主动与战略预见	(115)
第七章 战略思维的历史逻辑现象	(118)
一、从俾斯麦、威廉二世到希特勒——德意志 帝国近代战略思维的滥觞与终结	(118)
二、从《宇内混同秘策》到《田中奏折》再到 《重新思考昭和之战》	(123)
三、从《彼得一世遗嘱》到《向南方的最后 冲刺》	(128)
四、战略传统的历史延续与改变	(136)
第八章 国家利益在战略思维中的位置	(147)
一、国家利益是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	(147)
二、战略思维中的忧患意识	(151)
三、维护国家利益的历史责任	(155)

第九章 战争的动因及和平的存在方式	(161)
一、战争的动因及其根源	(161)
二、和平的存在方式	(170)
三、世界格局与军事冲突	(180)
四、当代世界的安全威胁	(186)
第十章 联盟战略的今昔观	(193)
一、因利而合的战略联盟	(194)
二、联盟战争的战略指导	(203)
三、变化中的战略格局与联盟关系	(210)
第十一章 战略决策与科学思维	(216)
一、战略决策中的思维误区	(216)
二、军事改革与系统思维	(224)
三、对“增殖性国防”的质疑	(231)
第十二章 历史文化传统与战略思维	(237)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蘊和根基	(237)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	(238)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	(245)
四、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文化与扩张战略	(247)
五、强权战略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反思	(253)
结束语：祖国统一高于一切	(259)
附录一：中国历代军事史概论	(263)
附录二：近代以来外国主要战略计划简表	(293)
后记	(371)

第一章 导 论

科学的发展，不断拓展认识论的领域。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他还把思维着的精神比做“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有人预言，进入21世纪以后，思维科学将可能是整个科学领头的前沿学科之一。军事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军事艺术的最高殿堂。其本质是从战争指导的角度，研究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不把军事战略思维弄清楚，那末军事艺术就难以被全部理解和应用。

军事战略的演进和发展，本质是战略思维的发展与运用。战略思想是关于战略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战略方针、建军与作战原则的理论依据。而战略思维则是决定战略的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运动。战略思维包括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的思维活动。它是历史决定论前提下的主体选择与创造活动，是战争指导者在头脑中进行的思维比较、思维判断、思维选择、思维决策、思维实施、思维反馈、思维修正、思维总结与升华的全过程。战略思维的质量反映概括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并对客观世

界产生影响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探索战略思维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建构战略思维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学研究向深层次发展的新课题。

人类经过了古代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中世纪的神学思维方式和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它们都在战略思维上留下痕迹。对于历史上的许多战略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遗憾，人们已经从战争的性质，力量的强弱，统帅的英明与昏庸，指挥的正确与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总结，而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探索其中的规律还很不够。为什么有的战争指导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依据并不十分完备的材料（信息）迅速作出准确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而有的战争指导者在大量材料（信息）甚至是完全真实的情报面前，却迷惑不解，或作出错误判断？他们之间，战略思维的能力、效率和效果竟如此不同。这确实反映了战略思维存在着质量和速度的差别。

战略思维的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是：第一，军事实践经验。只有实践才是思维和理论的坚实基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入的理论果真是由纯粹的思辨去发现的。”他进一步指出，“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6、107、313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思维的能动作用，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的概念和体系，而任何一种思辨

思维也都会显现出它赖以产生的经验材料。经验思维越丰富，理论思维就越深刻。在产生军事上创造思维成果的过程中，无论是信息的诱发，还是任务的压力，形势的迫使，传统观念的影响，情感的激荡，或是变例的顿悟，都离不开战争指导的实践基础。有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实践将被模拟实践所取代”。殊不知模拟实践的基础包括解决问题的程序和许多数据，都必须从经验实践中产生，只靠主观“给定的”和客观随机的因素是无法进行作战模拟的。第二，军事学术素养。军事学术素养，既靠直接战争实践，又靠间接战争实践。直接战争实践总是有限的，大量的是间接战争实践的积累。特别是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构成战斗力的诸因素中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高技术战争的知识体系，特别是指挥、控制与协调的应用，已经成为当代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指导更需要这方面的知识结构。第三，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军事活动主体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素养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的方法论工具。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不能停留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类总体上的、抽象的原则上，而必须延展到军事科学的每一门类，实现在运用中的具体化。战争指导面对的是复杂的、多变量的双方互动的战争客体，因此战略思维是多元构成的，是多种思维的综合，通过活跃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心智的创造物，作为自主的认识去指导战争实践。例如战争指导者在进行兵

力计算和敌我力量对比时，是以逻辑思维和定量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而在谋略运用上，则是以灵感思维和定性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符合实际的定性分析，是更高形态的、浓缩了的定量分析。只有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才更有利于释放思维能量，迸发出创造性来。

战略思维具有层次性，比如大战略（国家战略）思维、军事战略思维、军种（陆、海、空军）战略思维以及核战略思维等。军事指导的层次越高，对思维方法的深度、广度与艺术化特别是创造性的要求越高。这里研究的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思维的规律。它具有政治性、目标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和确定性等特点。

一、战略思维的政治性。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每一场政治革命在军事战略思维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新的阶级政治对新的战略思维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拿破仑领导的法国革命是如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也都是如此。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利益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军事战略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安全利益。国家对外政策和战争性质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动机和目标。历史上从来没有超国家利益和超政治目标的战略思维，也从来没有置于政治之外的战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战争中战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要明确意识形态的背景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间的战略思维内容。不

同国家的政治利益深刻影响着它们的战略思维走向。

当代世界存在着强权政治决定论主导的进攻战略思维，和维护本国主权与安全利益的防御战略思维。进攻战略思维不断追求利益目标，把抵制其达到扩张目标的国家或力量视作威胁；防御战略思维则注视着外来威胁，把保卫自己疆界内的安全作为目标。这两者的对立与矛盾斗争，驱动着世界或局部地区的军事政治风云的变幻，并且不时碰撞出火花，成为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影响和强化战略思维的政治特征。

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就是权力。当然，权力是无情的，然而历史更是无情的，历史的报复和裁决往往比霸权扩张更有力量。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条历史警告，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国家，最终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局。它们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逐渐消耗自己的力量，总有达到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的一天。这就是“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绝对霸权终将绝对衰败。一个多极制衡的世界，会比一超主宰的世界具有理性和安全保障。

战略思维的政治性，一方面表现为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战略指导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制定战略的影响。科学的、正确的战略思维，不仅要体现正义性质，而且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指导战争活动。

二、战略思维的目标性。战略思维要求具有明确而坚

定的目标观念。军事辩证法关于“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的不规则无定向”的重要命题，其中的“有定向”就是指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无论战役方向如何灵活多变，但战略方向必须始终如一。只有当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实行战略转变。古往今来的战略家，如果在战略目标上出现模糊或游移，那末下文很可能就是失败。中国古代的西楚霸王项羽，外国古代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他们都是在取得军事上的大胜之后，没有把握住战略目标，而前功尽弃，遭受失败。国外有的学者评论，迦太基的灭亡是“没有大战略的悲剧。”1815年滑铁卢之役时，政治反动、才能平庸的英荷联军统帅威灵顿之所以能够打败拿破仑，除了客观条件外，其主观指导因素，即如利德尔·哈特评述的：威灵顿“把目光始终盯在目标上，所以不会把手段错认为目标。与拿破仑不同，他并不受战争浪漫性所感染，那足以产生幻想和自欺。这是他们成败的根本原因。”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至少说明战略思维中目标原则的重要性。恩格斯则更明确指出拿破仑的失败在于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法国革命的战略目标。他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坚持盟军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其本质就是坚持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革命战争进行战略决战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宜将剩

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用历史教训教育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稍许放松革命的战略目标，终于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军事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综观国外战史，军事统帅如果不顾最高当局的政治考虑而单纯追求军事目标，往往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同样，最高当局如果只是定下开战决心而没有明确的战争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或提出的目标是错误的，那么也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能够打赢战役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就是指这种情况。

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是辩证的关系，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对方力量）；要么调整目标（降低目标或分阶段实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根据他多年旅美生活和调查的结论，深知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日本不足以战胜美国。他在既不能调整目标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况下，只能运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偷袭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岛海战，企图通过这一决定性的一役，将美国海军消灭在太平洋中。然而他遭到了惨败。两个月后，美国在瓜达康纳尔岛登陆，标志战略反攻的开始。日本太平洋战争计划的失败说明，当失道寡助或战略目标超过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时，战略决心和指挥技巧是无能为力的。总之，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战略思维各有

关要素的实际运作。

三、战略思维的传统性。思维的特点本来就带有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条件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好的传统与不好的传统都在历史的惯性中发挥作用。牛顿和笛卡尔等伟大的科学家都没能和上帝脱钩。斯宾诺莎以极大的勇气否定神的超自然意志的时候，仍然是以“神的决定和命令”的名义，来表达他的自然的必然规律的思想。这不完全是他妥协，而是历史的局限。军事战略思维从宿命和神秘主义中走出来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方面的哲学思维。《孙子兵法》表现出惊人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成为古代战略思维科学的一颗明珠。

传统战略思维，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是历史文化和经验的升华，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方法论。中华民族具有共源性的传统文化，它不仅蕴涵着我们民族精神历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其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从公元前 2600 年到清代结束，四千多年间共发生 3700 至 4000 次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的战争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古代战争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除了晚期的几场抗击外国人侵的战争外，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战略思维领域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主

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不以兵争天下”，重谋略，和为贵，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崇尚“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武德。甚至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止”，“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31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原名《朕之作战》）、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侵略扩张的传统依据。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评论的：“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也许最能证明这个问题的是，中国明代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船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战略思维是有中国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战略性军事行动，都是自卫性的。中国的军事战略边疆根本不会超越它的自然边疆。

战略思维的历史延续性不是唯一的现象，也不是可以轻易消失的现象，延续和改变正像生物界的遗传和变异一样，存在于历史发展之中。日本的“皇国思维”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消失。德国从1871年至1945年，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都是沿着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发展的，直到彻底失败，从而宣告德意

志近代战略思维的终结。但新纳粹主义的余孽并未根除。19世纪是以惊心动魄的拿破仑盛衰史揭开序幕的。20世纪则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半个世纪的冷战贯穿始终的。难道真的如西方一位评论家说的“人类历史上杀戮最多的20世纪，没有任何展望和社会蓝图，在徘徊中行将结束”吗？我们期望着下个世纪中国传统的和平战略思维能够取得全人类的共识。

四、战略思维的整体性。战略是关于战争全局的指导方略，敌对双方构成战争的整体和全局。科学认识的发展规律是从局部到整体。“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过分强调单一因素的科学往往是一种伪科学。地缘政治学单纯强调空间因素的决定作用就是如此。空军制胜论、海军制胜论、核武器制胜论以及新出现的信息制胜论也都是如此。总体的宏观的思维方法最早产生于指导战争。现在到处都在用战略的术语表达整体指导思想，反映在这个问题上，战略思维比其他科学与社会实践领域的思维方法成熟得早。战争整体的内容是发展的，拿破仑指导战争大约只需关注十个方面的问题；而现在则需要关注几十个方面的问题。现代战略思维强调整体、宏观、综合，强调各局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这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是一大进步。现代战争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领域。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性战略思维，以武装斗争

为中心，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解放区的军事斗争与敌占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相结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战略区相互支援和配合，局部服从全局，全局关照局部。人民战争甚至还包括战场上瓦解敌军和发动敌国人民群众进行反战运动。历史证明，越是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其整体性程度就越高。联盟之间的战争，是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对抗。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虽然就其战争规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范围仍然是整体性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所实施的大联盟、大系统、大指挥、大网络、大协同、大后勤，完全是一种整体性战略思维的体现。对于任何一场军事革命现象，也必须从整体上去认识，单纯从某一种因素来解释军事革命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当代的军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象，它在体现科学技术的突破、军事理论的牵动、战略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进、人才的培养和部队的训练等结合方面比以往任何军事革命都更明显。其特点是军事力量建设高技术化，战场上使用一体化，作战效能的倍增和构成胜利基础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分别实施的战区战役行动，将被在整个战场实施的一体化作战所取代，其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界限也将变得模糊。未来战争将体现信息战的特点，其整体性要求会更强。它必将超越武装斗争较量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一个国际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战争与和平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战略计划不仅包括战争